

空軍英烈高志航

(三)

黃大受

機警速捷奏奇功

八一四空軍大勝的喜訊，頃刻傳遍了全國。當然最高興的，還是在寬橋的空軍健兒們。

八一五的天氣仍然不太好，但比昨天強多了。這一天，日本出動了八八式、九四式、九六式的各色飛機，目標都對準杭州，滿想用這種大規模的陣勢，一舉擊潰中華民國空軍。想不到八八式遇上了樂以琴和楊辛癸，一戰了帳。九四式俯衝轟炸機又碰見了張光蘊、唐元良、王廣英，也都未及投彈便被擊潰逃走。另一隊的木更津九六式重轟炸機直飛寬橋。

日機過了曹娥，嚴陣以待的第四大隊飛機，在寬橋機場上立刻開車，馬達怒吼起飛，高志航的座機首先升空，各中隊的霍克三式幾乎同時編隊起飛，再無昨天凌亂情形。高大隊長命令樂以琴等幾個人衝前迎敵，他自己仍率領大隊飛機，在寬橋上空的雲層等待敵機。樂以琴遇上八八式敵機的時候，便把最後的一架擊落了下來。

樂以琴等離開不久，附近的烏雲裏忽然竄出幾架大的九六式日機來。高志航好不高興，緊跟着嚴肅的收起笑容，一推機頭，正好對準比他低一千呎，正是開鎗的好距離，高志航就有那麼沉着，手指雖已按上了鵝駕桿上紅鉗，卻不按

近到三百呎，敵機在照準環裏一點也不移動，這要靠最好的駕駛技術，他才把紅鉗按下去，大小扣提同時開火，不到兩秒鐘，九六式敵機轟的一陣烈火，帶着一團黑煙，在高志航眼前爆炸掉下去了。他又突然地向外翻一個筋斗，去捕捉那兩架九六式的第二架。

高志航的神技真了不起，一翻筋斗以後，改成正常飛行的位置，恰巧機頭對準敵機的後上方，照準環中又橫滿九六式的龐大機身。敵機的上銳手，在驚慌之中，也在向他射擊。高志航只用了二十幾發子彈點射，又把這第二架九六式的發動機打爆了。同時他的飛機正在從斜側方俯衝下去的時間，九六式射出來的一顆子彈射穿了座艙，打穿了高大隊長的右臂，又穿過儀器板，打壞了一個汽缸，因而停車，右臂也開始麻木，不能動作，只得迫降下來。

十月一日，高大隊長出院，回到南京了，這時，他已榮升上校大隊長。那時，空軍裏的少將階級只有一、二人，上校已經是頂大的官了。

回來以後，他就視察大隊部的各單位。他不喜歡空談，他曾經對名記者劉毅夫說：「空談意見有什麼用？我要想用什麼辦法，才能把九六式驅逐機打下來。我已有了個底稿兒，可是現在還不敢說行不行哩！」他這個人做事，非常確實，合乎最高統帥蔣公昭示大家的實踐精神，辦不到的事，決不先講。

由於高大隊長的出現，人們心裏的陰天豁然地開朗起來。他繞着飛機走了三個圈兒，然後勇敢地說：「我絕不相信霍克三式打不過日本九六式驅逐機！」

經過他一番苦心研究，決定把下油箱和整流罩，以及肚皮下邊的大炸彈架和落地燈，一齊取

我一點也不痛啊！中午我還要帶隊飛往南京，警衛首都，我怎麼能休息啦！」

醫官自然不同意，立刻送他進了醫院。當局報告了蔣委員長，蔣委員長很快的回電慰勉，電匯獎金一萬五千元。用飛機送他到漢口去醫治，後來，又到廬山養傷。接着，奉上峯之命，進級為中校一級大隊長。

他的大隊，仍然在各戰場上發揮他們的威力，有極高的戰果。

消，於是霍克三式可以增速三十哩，經過航委會的祕書長蔣夫人允許後，只花了半小時，霍克三式就面目改觀，顯得更靈巧了。

大家回到站部以後，高志航想在空軍找出九位紅武士。他說：「我們九人九架飛機，人人穿紅飛行衣，飛機漆紅色，不論日本來多少飛機，我們九架升空應戰。打仗的時候，有九機在一起足夠了。敵機雖多，那是毫無用處的，紅武士升空以後，受傷也不許下來，除非被打死！否則誰先逃跑與脫離戰鬥，落地後我一定鎗斃他！」可是這話一出，全體叫好，個個爭先報告。

高志航擺擺手說：「別忙，我們現在只有四架飛機，還不要九個人哩！」

這時正有兩架水鼓偵察機從瀏河向西飛來，高志航突然站起，手指着劉粹、鄒賡續、袁葆康下命令說：「快上飛機！」四個人成隊起飛，很快轉彎向東方飛去。

時間過去一陣，不久敵我情報全無，大家很焦急。突然間高大隊長打落兩架敵機的消息傳來了，大家狂笑大叫起來。飛機回來時，馬達還未停止，人們已包圍了飛機，高大隊長仍和出發時一樣，面帶微笑，無驕態，不矜持，好像普通練習飛行落地時一樣的自然，實在是大將風度。

打完仗，已是晚餐時間。吃飯時，高志航又恢復了他豪爽的談鋒，但是每個人對他都是敬畏備至，無論那個大隊的人員，在他面前，都是服貼貼的，所以在桌上都只有聽他話的份兒。他告訴大家這次的擊落敵機是用奇襲的方法，又問問在座的人：「你們知道為什麼我要用奇襲，而

不與敵機纏鬥，好測驗一下霍克三式的新威力？」有人很快的回答說：「利用奇襲可以省事啊！」

高大隊長搖搖頭說：「不對！我們必須認清的，第一問題，這是兩架偵察機，他們目的是偵察我軍活動情況，因之必須很快地把它们擊落。第二問題，日本人一定認為我空軍再也沒有戰鬥能力，如果與水鼓發生戰鬥，後座的日本鬼子必定用無線電報告回去（日本人飛機已有無線電聯絡），所以我們必須用奇襲攻擊！」大家聽了，都從心坎裏佩服他，不但飛得好，打得好，而且是空中戰法上的先知先覺。

接連幾天之後，天氣突然放晴，這天一大早，我們機場上仍排列了二十一架霍克三式。吃早點的時候，二、三十位飛行員都在座。但高大隊長卻接連三天沒有再談過紅武士的計劃了。吃過早飯，天已大亮，大家都在嚴陣以待，希望再給敵機來一次徹底的奇襲殲滅戰。

十時不到，警報來了，敵機已過江陰，高志航很安閑的望望在場的人說：「今天要看大家的真功夫了，敵人情報够靈通，我本來是想來個冷不防，再來一次，使敵人全隊消滅，想不到今天

來的全是九六式驅逐機。」劉毅夫奇怪的問他：

「你怎樣知道來的是驅逐機？」他微笑地說：「如果是九六重轟炸機，駐紮在台灣新竹，不會沿長江一下子就到了江陰；驅逐機是由海上航空母艦起飛的呀！」高大隊長真是料事如神，所以沒有一位隊員不佩服他的。

飛行員們圍着高大隊長，他沉着地和他們講

笑話，態度非常的輕鬆。他看看手錶以後，說一聲：「咱們去找日本鬼子開開心吧！」說罷第一個走出站部小樓，大家也一齊上了飛機。飛機馬達聲越來越大，飛機都上了天，緊急警報也大聲地響起來。

高志航老謀深算，大夥兒爬過紫金山，便避開日本飛機必經的航路，加滿油門爬高。他以棲霞山為座標，自己躲在棲霞山南方太陽光裏，然後向東、北兩方索敵。發現敵機是兩個大編隊，用更密集的九機編隊，沿着長江，向南京撲去。他指示劉粹剛和他各帶領一個隊，分別攻擊敵人的兩個編隊。

高志航突然翅膀輕搖，神鷹羣立即奮翼狂衝，都奔向敵機，機槍聲大作，接連着幾個咚咚巨響，有的敵機已開始爆炸，高大隊長又是首開紀錄，那邊的劉粹剛也有了斬獲。

一場空前劇烈的纏鬥開始了，空中戰鬥打了幾分鐘後，已疏散成更廣大的空間，而且越打越低。但不料敵機除了原來的兩隊十八架以外，在高空裏又出現了掩護的九架。這九架被誤於自大狂，當雙方纏鬥展開以後，才撲下來支援，但已晚了一步。

高志航首先發現敵機越打越多，我機陷入敵機包圍中，於是硬生生的衝入敵陣，然後邊戰邊走。六架敵機都跟蹤追來。這時高志航使出戰時反敗為勝的絕招兒，先來個垂直俯衝，敵機也跟着衝下來，但沒有想到，霍克三式突然向外邊翻個大筋斗，等他改正時，敵機不但失去了高度，而且被咬住了尾巴。

他因重傷新愈，週身隱隱作痛，右臂也痛起來，他沒法計及衆寡懸殊的利害，像閃電般的衝進敵陣，三架敵機嚇得開溜，祇剩三架和他纏鬥，他的技術究竟是高人一等，以一敵三，還時時採取主動。

敵機大概怕油量不够，爲了趕回去，在再戰二十幾分鐘後，又有兩架九六式逃跑了，最後剩一架也想溜，高志航再也不給它機會逃走，但這架敵機發狠無賴的拚命，高志航爲了不肯犧牲飛機，小心翼翼的對付，最後仍是把它打了下來。高志航也在苟容降落，但是人昏過去了！

高志航以一敵六，不但得了全勝，而且打落了一架敵機，高志航因爲舊傷未愈，追得他無法繼續作戰，只好暫時休養。他連續兩天的勝利，重新振奮了民心士氣，也使得日本空軍不得不重新檢討戰略。由於我們飛機數量的不及日本，所以我們損失的飛機無法補充。

從容成仁空軍魂

空軍是戰場上決定勝負的軍種，在抗戰初期更爲重要。我們既不能自己立刻趕造飛機，而唯一在南昌的中義合作的飛機製造廠，因爲義大利和日本軍閥聯成一氣，工作早已經停擺了。政府在無可奈何之中，乃暗地忍着苦痛接受了俄國一筆極不公道的交易，向俄國用高價買下一批115和116兩型的驅逐機，以及一批輕轟炸機。

到西北去接新飛機，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上旬，那時淞滬戰局雖日趨惡化，能購得這批飛機，也是最大安慰。在空軍方面，這也是惟一的希

望，升爲空軍上校驅逐司令的高志航，仍兼第四大隊的大隊長。

他由南京帶領姜廣仁等一批精銳，日夜加緊飛行訓練。當時高價買來的飛機，雙翼的115動作靈敏，勝過霍克式和日本的九六式，但速度慢。另一種116，速度比九六式快，但靈敏性和九六式相同。所以第四大隊就選擇了116，這種飛機的綽號叫「小蒼蠅」，翅膀小，發動機大，有兩挺每分鐘可發射一千八百發子彈的司卡斯「機槍，起飛落地時，蹦蹦跳跳的。俄國人當時以有飛機116爲榮，不是好飛行員不准飛。

高志航一到蘭州，立刻到機場去看俄國飛機，一見就非常喜歡，他很詳細的研究一番，立刻就要飛行，俄國人感到很奇怪，他們事先也知道高司令不好惹，於是委婉地建議：「必須先帶飛，然後再單飛！」

高志航雖然對俄國飛機滿意，對紅色的俄國大鼻子可無好感，他怒瞪虎目，看得大鼻子們低下頭去，他才冷笑說：「我是驅逐司令，我飛的飛機比你們看見的還要多，你們那個人配帶我？」俄國大鼻子完全被唬住了，他們只有希望高司令第一次飛行失事，高志航心裏明白，命令機務長于覺生，找一架頂好的經過詳細檢查，在座艙裏詳細的、一而再的讀熟了儀表，建立了堅強的信心，沉着地勇敢的開車滑上跑道，加滿油門，一飛衝天，於離開機場之後，在空中試飛了許多動作，含笑飛回機場，先向站部俯衝，接着上升半滾、打筋斗，表演特技，這下真的把俄國大鼻子唬住了，他們在地上直望得目瞪口呆。

高志航以征服俄國人的示威心理，在空中大飛特技廿多分鐘，先聲奪人，大鼻子再也不敢神氣。但他們還要看他這最難的一幕——落地。他把飛機改成平飛以後，減小油門，就像在空中散步時那樣安靜的飛了幾分鐘後，再重新想一下，落地時減小油門，放起落架，降高度，表演一下，輕三點時落了下來。在場的中國官兵一致大笑鼓掌叫好，俄國大鼻子也吃驚了，祇好慚愧的舉了大拇指，嘴裏大叫「窩親哈拉受」（頂好）！

南京方面，每天都有電報給蘭州的高志航，希望新機隊趕快飛往南京，參加上海戰鬥。高志航更是比任何人焦急，終於選了十五位佼佼者，準備東飛南京，但連日風雨不停，他親自試飛探路，都是廢然而返。因爲那時的飛行，雖說全靠技術和經驗，運氣也是大因素，地面既無陸空通訊設備，也沒有良好的天氣報告，飛機上的儀器也非常的簡單，人的經驗和大胆的判斷是決定的主要因素。上海的戰況太壞了，拚了命也不能再等，只好硬着頭皮，率隊起飛，飛不了，又回頭，三番兩次，都告失敗。最後有了個略爲好的天氣，立刻緊急起飛，他希望飛過六盤山，只要到了西安和洛陽，就好辦了。

那知道飛機離地不久，又進入壞雲層裏，風雪瀰漫，天昏地暗，南北不分，雖然飛機上有羅盤針，可是每個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正確位置，而且十五架飛機幾乎分成了十五路，高志航看得心痛如焚，徒喚奈何！

飛機的油量只有一點卅分鐘，在風雪中掙扎，很快把油料耗完，十五架飛機，六架落在荒山

田野，九架迫降安康。高志航在安康沉痛的發誓說：「我一定用日本的飛機償付我這次的損失。」當上級在電話中責難他的時候，他重敍一遍他的決心。

第二天，高志航率領四一六的殘缺飛機飛回蘭州，真是黯然神傷，飲恨重新編練，當時尚有約三十架，組成中蘇混合隊，中俄隊員各佔一半。

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夜間，高志航決定次晨起飛，當天直去南京，只在西安、周家口落地加油。但當時上級，因為他第一次飛行失事，叫他也要在洛陽加油。高志航辯解，這樣會增加麻煩，耽擱時間。但最後指揮官解釋這是命令，他雖然是赫赫有名的大英雄，但也是一個人格完整的標準軍人，到此祇好立正敬禮，執行命令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天氣不錯，高志航率領十架飛機先行出發，到西安落地加油。第四大隊的地勤人員十多人，乘大福特一架，先期到達西安照料。大隊飛機要到洛陽加油，大福特部先逕飛周家口照料，那知大福特從西安起飛後，在黃昏之後迷航了，到了夜間八時，利用照明彈在大片麥田中下降，激烈顛動以後，人機幸而安然無恙。

高司令到了周家口，落地以後，無人照料加油。當晚設法飛到南京，每個人都唉聲嘆氣，徒喚奈何。大福特也到了，高志航立命地勤人員檢查四一六，好趕快飛到南京。電報問南京天氣，得到周至柔主任的電示：「南京大雨，天氣惡劣，

且勿來京。」

在周家口一等就是五、六天，到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天氣好轉了，高志航很高興，早飯後，在

機場裏狩獵了一陣，回到站部，站長氣急敗壞地大叫：「高司令，不好啦，有警報，緊急警報！」

「高志航時時就心有警報，於是立即命令中俄人員，趕緊上飛機起飛。」

人人往外跑，只有俄國大鼻子嚇得不敢跑，聽到日本飛機向機場低飛衝來，嚇得俄國大鼻子躲在壕溝裏。我們的飛行員勇敢豪邁地爬上身邊的飛機，準備開車起飛迎戰，高志航是最先上飛機，姜廣仁大叫「來不及啦！」高志航和馮榦卿軍械長以及于覺生都不理會，他們開車三次，都失敗了，天空已經全是一一嘶嘶嘶嘶，投下來炸彈彈道掠空的怪聲。高志航無可奈何的想站起來下飛機，于覺生也跳下機翼，潛入機堡溝裏，可是轟天動地，一陣猛烈爆炸之後，于覺生的耳朵已經聽不到聲音了。

于覺生站起來向機場一看，滿機場一片火光，場內九架飛機，東倒西歪。看看高司令，他的飛機正在火海中尾巴憤怒的指向天空，高志航已被震出機外，臥在左機翼後邊，已是血肉模糊，被火燒得悽慘，一位蓋世英雄，終於為國犧牲了。

見領袖有知人之明了。

據劉毅夫說，我們在國畫上所看到的關雲長畫像，臥蠶眉，丹鳳眼，紫紅面孔，滿臉正氣，如把五糾長鬚去掉，這就是高志航的畫像。

他的一生中，有許多值得人們贊佩的事，在前面各節裏已經說過不少，這裏還有若干他的軼事，可以值得公開敍述，作為大眾做人治事的參

天，握着鐵筆發誓說：「高司令，高大隊長，我們發誓為您復仇，您永遠不會離開我們，我們永遠以您的精神為空軍精神！」

待人治事千古典範

第一、他平時訓練飛行員特別的嚴格，弄得飛行員最感頭痛，在「八一四」光榮勝利之前，他對於部屬，是位不受歡迎的嚴父，「恨子不成材」的一股蠻勁，使人人都受不了。但是把飛行員都磨成了百折不撓的飛行金剛，所以能造成光芒萬丈的「八一四」大捷。

第二、大戰一開始，他變成人人喜愛的慈母，人們只要看到他，好像一切無問題，他不在時，人們談的是他，想的是他，這因為他的作風，使人敬愛，到緊張的時候，便成為心理上的依靠了。

第三、他對人有獨特的看法，當他駐防太原的時候，經辦伙食的是一位姓馮的副官，因為辦理不善，引起很多人的不滿，他為了先發制人，竟去報告高大隊長，訴說別人如何如何的栽贊他。結果高大隊長不但不責怪別人，反而將他撤職，並勒令即日離開，毫無轉圜餘地。事後據他向大家說閒話，如非貪污，便是無能，這種人還能用嗎？」高志航確有超人的見識。

第四、「八一四」那天夜裏，他於料理第二天的作戰部署之後，又到地勤人員住的帳篷和工作地點去視察。人們看見大隊長冒雨而來，都肅肅的叫「立正」，他卻笑容滿面教大家「稍息」。他說：「這是戰場，作戰用不到這些耗體力、費時間的禮節了！」然後問大家吃的如何？住的如何？看看廚房，看看廁所。

大家都奇怪，「大隊長變啦！」其實時代變

了，現在是戰時，高大隊長的心目中，一切都是作戰第一，效率第一，平時的訓練，現在要實用，他要大家健康、愉快、輕鬆，工作才有效能。

他又找到副官、軍需，要他們給每一個戰場上的人發安家費，並命令後方留守人員，每星期派人到出征人員眷屬家中去慰問，送錢送糧。

第五、他對工作的責任是非常的認真，常對他部下的軍需說：關於經費手續，或其他應辦的事項，必須每天有次清理與結算。因為他覺得擔任空中作戰，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犧牲的，如果有個萬一的不幸來到，那末，一切辦理得不清楚，祇交出一本糊塗帳，不是對不起國家嗎？

第六、他平素對人處事，公私分得最為清楚，決不因私而誤公，也決不講絲毫人情。機務長于天明，是他留法的老同學，有一次奉命率領機械人員從南昌移防周家口，當大隊走到螺河，適逢公路為水淹沒無法啓程，但這時軍情緊急，通信聯絡也沒有現在的方便，他便親自駕機空投命令於機務長在兩天以內，率領全隊趕到周家口，否則軍法從事。于機務長當時真急得不得了，因為他知道這位老同學的脾氣，祇得日夜招雇民船，趕到周家口。他當時對於機務長說：你這時來

得正好，如要再遲一天，我一定要你的腦袋，這兩天我一直為你擔心，因為我們的同學感情是私事，害了自己。到此于機務長才鬆了一口氣，他軍事命令是公，總算你還了解我，沒有貽誤公事，害了自己。到此于機務長才鬆了一口氣，他

說：「這是戰場，作戰用不到這些耗體力、費時間的禮節了！」然後問大家吃的如何？住的如何？看看廚房，看看廁所。

第五、他對工作的責任是非常的認真，常對他部下的軍需說：關於經費手續，或其他應辦的事項，必須每天有次清理與結算。因為他覺得擔任空中作戰，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犧牲的，如果有個萬一的不幸來到，那末，一切辦理得不清楚，祇交出一本糊塗帳，不是對不起國家嗎？

第六、他平素對人處事，公私分得最為清楚，決不因私而誤公，也決不講絲毫人情。機務長于天明，是他留法的老同學，有一次奉命率領機械人員從南昌移防周家口，當大隊走到螺河，適逢公路為水淹沒無法啓程，但這時軍情緊急，通信聯絡也沒有現在的方便，他便親自駕機空投命令於機務長在兩天以內，率領全隊趕到周家口，否則軍法從事。于機務長當時真急得不得了，因為他知道這位老同學的脾氣，祇得日夜招雇民船，趕到周家口。他當時對於機務長說：你這時來得正好，如要再遲一天，我一定要你的腦袋，這兩天我一直為你擔心，因為我們的同學感情是私事，害了自己。到此于機務長才鬆了一口氣，他

的一架日本飛機，有個山下大尉被關在運動場內。他和劉毅夫同去看他，到了一個約六席大小的房子，看到了日俘山下大尉，他特別客氣的與山

下握手，並自道姓名以後，山下連連鞠躬，卑恭地讓他們進房，裏面的設備整潔講究。高志航拿出罐頭、餅乾和水果等送給他，並且很和氣地說

：「我們在空中是敵人，在地面是朋友，軍人打仗不是個人的錯，你是奉命作戰，我把你的飛機打落，不是我個人對你有怨恨，這是國家對國家的軍人之責任，我希望你在中國能過得愉快！」山下又是站起來連連鞠躬說：「閣下的話，非常偉大。直到現在，我才確信皇軍的侵略中國，實在是錯誤的。你們每一位都待我很好，使我非常抱愧……」高志航又說了很多動人的詞句，說得山下哽咽不已，他又拿出香煙，並且給他點燃，他在很短的時間，竟然化敵為友，可見他胸襟的寬大，氣度的感人。

第八、高志航在日本九六式轟炸機裏，找到一種航行儀器，因為不知道用法，所以去找日俘山下大尉。山下被他感動以後，他拿出這個飛行儀器向山下請教，山下一點也不推辭的講明它的用途，它的用法，足足講了半小時，完全弄清楚以後，才興奮的辭出。接著又去從八八式艦上爆擊機的殘骸中，不怕髒，不怕碰，幾乎把整堆的破壞飛機翻完，細心地找到很多殘破的儀表和小的零件，裝滿了所有口袋，才高興地把它們放回車上。然後又開始翻尋九六式重轟炸機的殘骸，一直翻到晚間看不見了，才滿意的收場上車，晚飯還沒有吃呢？也可見他研究精神的高揚了。

第九、他們那一天，晚飯沒有吃，餓着肚子又去遺族學校看王常立大隊長。這時遺族學校已經移走，房子改為空軍醫院。他找到王常立的床邊，王常立又是激動，又是痛苦，可是嘴巴摔破了。



高志航將軍指揮的志航大隊擁有的霍克三式戰鬥機。

才對日俘山下的那股溫存味，絲毫不再存在，竟大聲叫道：「受傷是軍人的光榮，忍痛是男兒的本色，好好靜養，養好了咱們再併肩殺敵。」王常立於是再也不響了，高志航才坐到床邊，不談傷，只說今後如何作戰，前途如何光明，去鼓舞王常立。

走出醫院以後，劉毅夫說他寡情，

他才嘆口氣說：「這是不得已呀！我看他的樣子，我難過得想哭，我責怪他的话，其實是鼓勵我自己千萬不要流淚，同時我與光宇（王常立的別號）是老同學老朋友，他一定會原諒我。再說：如果光宇要呻吟不停，全病房的人都叫起來，那還像話嗎？」

第十、他在周家口成仁那時候，他是不冒險上飛機，他是不會死的。他爲了保護飛機，爲了打擊敵人，毅然決然地坐上飛機。第一次開車失敗了，高志航仍要再試一次，仍開不動，馮毅卿軍械長手按着螺旋槳，眼望見已將進入機場的敵機，大叫道：「來投彈啦！司令，快下飛機吧！」他對敵機看也不看的罵道：「這是打仗，你再說話鎗斃你！」馮毅卿不再講話了，高志航向他笑道：「咱們再試一次吧！」他說得很沉

着安靜，好像平時練習飛行開車時那麼自然，第三次開車又失敗了，結果，他們兩人都成仁了，他真是一位盡大忠負

責任的標準軍人。

第十一、他對國家是盡大忠，可是在家庭是盡大孝。從小對父母孝順聽話不說，就是投身空軍以後，仍是一個漆下承歡的孩子。他曾在民國二十三年，把他的父親接到上海、杭州、南昌一帶住過，以盡人子的孝道。他的四弟銘魁這時期生肺病，也堅決留下他在南方養病，可見他對家人的孝悌和親愛。

第十二、高志航是英雄本色，對事雖然認真，對人卻是態度和平。他娶了上海的葉女士以後，一共有一子二女，也像一般人一樣，家庭中享受一團融融之樂。他在廬山休養的時候，曾將所得的一萬五千元獎金給予他的愛妻，並對她說：

「我平日沒有什麼多的積蓄，對你們不無一點顧慮，現在這筆獎金，你就拿去好好過着快樂的生活吧！」可見兒女情長，原是英雄本色，高志航又豈能例外！高志航將軍在空軍後輩的心目中，不僅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好漢，而且是革命空軍軍人的標準典型，不畏難，不怕死，豪氣如雲，義重如山，滿腔熱血，嫉惡如仇，不爲名利、不求聞達，祇有一顆赤子之心來報效國家。最後，終於求仁得仁，爲國殉身。他個人的英勇事蹟，已由國史館立傳入祀忠烈祠，名垂史冊，他堅強忍耐的鬥志和冒險犯難的精神，不僅爲全空軍的健兒視爲圭臬，就是我全中華民國的國軍，也足效法不忘，師事千秋。

附註：本文係參照「中國的空軍」雜誌及劉毅夫先生「空軍抗戰史話」等有關資料撰成，特此致謝。